

第一册



金庸著

射龍記

洞庭春水绿，衡阳旅雁归。羞池高山下，欲向龙门飞。

夜色掩盖不住平阳城的繁荣，在锦簇阁对开的一大片空地上，占卜星相、售卖花灯、煮面烧粥的摊子挤得水泄不通，比起大白天墟期的时候还更热闹。

原来今天是青龙诞，是平阳城独有的盛大节日，据说，平阳城全属城外龙神庙的龙神老爷镇压着，百姓才能过着风调雨顺、安居乐业的日子。

在整个平阳城里，唯一完全不相信龙神老爷的，是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少年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龙神老爷的存在。

可是，他父亲却是龙神庙的庙祝。

龙神庙的庙祝，是个不苟言笑，从朝到晚整天冷口冷面的老头儿。

然而，一个性情如此怪僻的老头儿，他的儿子却一点也不像老子。

老庙祝姓岳，人人都叫他岳老石，这并不是他本来的名字，但三十年来，谁也不知道他本来的名字怎样称呼。

岳老石的儿子叫岳小玉，他的名字听来有点娘娘腔，但这小鬼头却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他老子虽然是个极严厉的石头儿，但他还是经常闯祸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

半年前，他在庙里向一个大富户踢了一脚，而那天

本来是准备捐赠大量香油钱给龙神庙的，但为了这一脚，他立刻含怒而去，连一文钱也没有放下。

岳老石很生气，抓住岳小玉，严声骂道：“小畜生，你是不是吃饭吃得太多吃疯了？”

岳小玉昂起了脸，道：“那个尖酸刻薄，专门向穷人剥削搜刮的老混蛋，我看见了就心中有气，所以才踢他一脚，那又有什么不对？”

岳老石听见儿子这样顶撞自己，不禁大是愤怒，道：“他是个老混蛋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又不是剥削你的骨，搜刮你身上的皮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大奸贼人人得而诛之，大奸商人人得而踢之，你儿子一点也没有错！”

岳老石怒道：“怎么没有错？就算你要踢他，也该等他捐了香油后再去踢也未为晚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大奸商的香油钱又腥又臭，不要也罢！”

岳老石道：“你能够养大，也全恁这些又腥又臭的香油钱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以后不再用这些钱也就是了！”

岳老石大怒，骂道：“好哇，你有本领就自己到外面去干活，以后再也不要向老子讨一文钱！”

岳小玉直着脖子，冷笑道：“就照这么办，你儿子一身是胆，法宝层出不穷，总不会饿死在街上。”

就是这样，岳小玉再也不用岳老石的钱了，甚至还很少回家睡觉。

岳老石也不管他，任由他在外面胡天胡地。

这一天是青龙诞，岳小玉总算把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

才蹦蹦跳跳的跑进了城，虽然他年纪小，但在城里居然也是个“有头有脸”的人物，一般市井之徒、无赖泼皮看见了他，不是叫一声“岳小爷”，就是叫他“岳小哥儿”。

这时候，岳小玉就在锦簇阁外面的面摊子上，用筷子挟起了一箸热腾腾的肉条面。

但他这一箸面还没有塞进口里，背上就已给人拍了一下，这一拍的力道虽然并不怎么大，但也使岳小玉立刻为之跳了起来。

“金德宝，你想一掌震死老子吗？”岳小玉猛然回头，两眼直瞪着一个年纪比他大一两岁，但身材却肥胖得多的肥胖小子。

这个肥胖小子叫金德宝，他父亲金二伯是开酒铺的。

金德宝和岳小玉是平阳城里的一对活宝贝，只要这两个小鬼头走在一起，就会花样层出不穷，所干的事情往往令人啼笑皆非，甚至于给他们弄得半死不活。

这时候，岳小玉只觉得金德宝满嘴都是酒气，便说道：“胖宝宝，准是又偷酒喝！”

金德宝道：“别说得那么难听，酒铺是我老子的，我自己喝自己的酒，怎算是偷喝呢？”

岳小玉哼的一声，道：“你自己当然这么想，但金二伯可不是这么说！”

金德宝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不要提我老子啦！你老子是个老顽固，我老子是个守财奴，连儿子喝几斤黄汤都心痛得要命！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老子并不是心痛那些酒，而是怕你酒喝太多，伤了身子。”

金德宝摇摇头，道：“这点糖浆般的货色，又怎醉得倒胖宝宝？若没酒滋润滋润喉咙，那才伤身坏体得紧啦！”

岳小玉把他拉下，道：“别多罗嗦了，还是来碗面驱驱寒气吧！”

金德宝道：“这档子的面有什么好吃，要好好享受，就该上锦簇阁去。”

“上锦簇阁？”岳小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是不是在赌场里赢了大钱？”

金德宝摇头眨眼，道：“非也。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没赢钱，上锦簇阁吃喝的帐又由谁来付？”

金德宝说道：“那就要看看你的胆色了！”

岳小玉目光一闪，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是吃完拔腿便跑？”

金德宝“嗯”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正是这个法子。”

“笨法子！”岳小玉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正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就算咱们一拔腿就可以飞出锦簇阁，但这笔帐他们还是可以追到酒铺，追上庙里去收取，那时候还不是吃不完兜着走吗？”

金德宝皱着鼻子，苦着脸道：“我早就知道这是个笨法子了，但除了这样之外，咱们又有什么机会可以到锦簇阁里大快几顿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别发愁，办法总是有的，只要动一动脑筋，我保证今天晚上，你可以饱得捧着肚子从锦簇阁里走出来。”

金德宝大喜，忙道：“你是出了名的智多星，快想个高明的办法来，我宁愿叫你三声爷爷！”

岳小玉笑道：“你叫我爷爷又有什么用，这两个名字又不能当作炖鱼翅般吞进肚子里。”

金德宝苦着脸，道：“不要再吊我的胃口了，快想办法才是正经。”

岳小玉眼珠子一转，沉吟了一会才道：“要享受，先赚钱，这六个字你说对不对？”

金德宝说道：“当然很对，那又怎样呢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所以，咱们如今当务之急，就是马上要赚点银子回来。”

金德宝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到什么地方去赚？是不是赌场？”

岳小玉摇摇头，道：“赌场里不行，我的灌铅体子还不够道行可以开到杀气腾腾的赌桌上去。”

金德宝道：“除了赌场之外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碰运气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还记得铁老鼠吗？”

金德宝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是不是那个满嘴黄牙，唇上还留着两络胡子的杭州人？”

岳上玉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的记性还不算坏，铁老鼠是个专门接收赃物的家伙。这一次他从杭州回来，就是想打听打听一只玉山羊的下落。”

金德宝道：“玉山羊又是什么东西？它很值钱吗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玉山羊是用玉石雕造出来的，铁老鼠说，他愿意出一千两银子来收购。”

“一千两？”金德宝连眼都直了，道：“我的乖乖，一千两可以在锦簇阁里吃多少道菜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任凭你怎么吃，就算天天吃个不亦乐乎，在两三个月之内也一定不愁无钱付帐！”

金德宝大喜，道：“那好极了，咱们只要把玉山羊弄到手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，但那玉山羊又在什么地方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初时，老子也是懵然不知的，但昨晚我在马花子的酒馆里，听见朱禄酒后在喃喃自语，道：“俺的主子准是他妈的神经病，成天到晚捧着那个玉山羊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瞧的！”

“朱禄？”金德宝目光一亮，道：“他的主子不就是朱员外吗？”

岳小玉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就是那个给老子踢了一脚的朱员外，这厮平素尖酸刻薄，老子一直都想给他一个重重的教训！”

金德宝道：“此人十分吝啬，却又十分迷信，你打算怎样对付他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倘若老子所料不差，铁老鼠要找寻的玉山羊，一定就在朱员外手上，咱们不妨潜入朱家，把它偷了出来，既可让朱员外伤心欲绝，又可以换取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，一举两得，真是何乐而不为。”

金德宝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倘若成功，自然是快活之至，但若一旦失手……”

“呸！快啐一口唾沫再说过！”岳小玉皱着脸，道：“你若不敢去，老子就单人匹马去干这桩买卖，索性独吞下来。”

“独吞不得，独吞不得！”金德宝唯恐吃亏，忙道：“若不去，两个都不去，若要动手就一伙儿动手，谁叫咱们是天生一对的患难兄弟！”

岳小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极了，这才是老子的好兄弟！”

城西枫叶里最大的宅院，就是朱兆年的巨宅。

朱兆年是平阳城内屈指可数的大富户，但他的人缘实在

并不怎么好，无论是谁提起了“朱员外”这三个字，都会摇头皱眉，不敢恭维。

岳小玉和金德宝曾多次在这座巨宅门前经过，但说到进入宅内，这次还是头一遭。

岳小玉似乎早已有了准备，他利用一支钩子、一条拇指般大小的绳索，就爬过了高逾丈余的围墙。

金德宝也紧紧跟随着，他身材胖大，行动不免缓慢一点，但最后也总算是成功了。

两人鬼鬼祟祟地隐伏在一丛花木之后，静心观察四周环境。

这时候，四周围极是静寂，从花木丛中望过去，只见一片黑沉沉地，似乎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诡异气氛。

金德宝吸一口气，悄声对岳小玉道：“好大的地方，朱员外会在那里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咱们向有光的地方走过去，也许会找出一点线索。”

他虽然胆大，但潜进富户宅院里盗宝这种事，却是从来未曾干过，所以声音听来不免有点紧张。

两人又同时吸一口气，继续向前摸索，只见在一座小池后面，隐约昏黄灯光传了出来。

两人定睛一看，发现灯光传出之处，是一幢画栋雕梁，气象万千的两层大殿，金德宝不禁舌头一伸，说道：“好大的气派！”

岳小玉眉毛一扬，道：“那朱员外多半就在里面，咱们去瞧瞧。”金德宝点了点头，两人又再闪身向前窜进。

两人越来越接近大殿，但就在这时，忽听一人厉声喝

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两人骤听此声厉喝，都是吓了老大一跳，金德宝更不由分说，立刻掉头就跑。

岳小玉立刻把他抓住，沉声道：“来者不惧，惧者不来！”

金德宝苦着脸，正待说话，忽听殿内响起了兵刃交击之声。

岳小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金德宝拉过一旁，两人躲在一块巨大的假石山背后。

金德宝惊魂甫定，才道：“上面怎么有人打起来了？”

岳小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谁知道是什么鬼把戏？但照老子想来，咱们可能已慢了一步了！”

“什么慢了一步？”金德宝瞪着眼，道：“咱们若是慢了一步，那么又是谁快了一步呢？”

岳小玉皱着眉，道：“多半是那个铁老鼠，他也查出了玉山羊就在朱员外的手中，所以潜了进来，而且还赶在咱们的前头！”

金德宝失望地道：“那岂不是见财化水了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不要这么快就泄气，咱们这里安全得很，且待看清楚形势再出主意不迟。”

他这句话才说完，外面突然灯光大亮，只见十几个家仆提灯点火，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。

金德宝低叫了一声道：“这番苦也！”岳小玉立刻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

那十几个家仆各个手持武器，有的抡刀舞斧，有的挥动铁棒，不消多时，已把一个身穿黑色劲装，蒙头蒙脸的人重重围住。

岳小玉一看那蒙面人的身型，就认出他就是铁老鼠，只见铁老鼠右手握着一柄柳叶刀，左手却捧着一个长形的锦匣，眼神显得甚是紧张。

“抓住他，抓住他！只要抓住这一贼，大家都重重有赏！”一个身材肥胖，衣饰华丽的中年人在旁边大吼大叫，正是曾经给岳小玉踢了一脚的朱员外。

在朱员外身边，又有一个马脸汉子，他瞪了朱员外一眼，怒道：“都是你的疏忽，让东西落在贼人的手里！”

朱员外似乎对这马脸汉子甚为忌惮，给他骂了两句，连半句话都驳不上来。

只见那马脸汉子手握长剑，又道：“这小贼武功不错，刚才居然挡得住我十招八招，但如今他已陷入天罗地网之内，想全身而退，那是做梦！”

朱员外点头不迭，忙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这个自然！”

两人正在交谈之际，铁老鼠已跟朱员外的家仆杀得天昏地暗，难分难解。

但铁老鼠甚是机灵，他一见形势不妙，立刻就把锦匣高高举起，同时大声喝道：“你们再瞎缠不休，我就把这匣子里面的东西摔个稀烂，大不了拼个同归于尽而已！”

岳小玉闻言，不禁心中大赞不已，道：“果然不愧是大大的行家，这一着显然是向蔣相如偷师的！”

果然，铁老鼠这句话一出口，那些家仆就再也不敢逼前，而朱员外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之极。

马脸汉子的神情也是相当紧张，他立刻在朱员外的耳朵边说道：“叫所有的家丁都退下，让我来对付他！”

朱员外连忙把家仆喝退，但自己却向铁老鼠走近过去。

“朋友……”朱员外叫出了这两个字之后，就咳嗽一声，略为清理一下喉咙的痰涎才缓缓地接道：“这匣子里的东西，其实并不怎么值钱，你何必要去动它的主意？”

铁老鼠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它并不值钱，你又何必那么紧张，就当作一件贺礼送给我好了。”

“为甚么要当作贺礼？”

“因为今晚正是区区贱辰。”

“噢，原来这样！”朱员外干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老兄有如此骄人身手，无论送什么贺礼给阁下，都是十分应该的。”

岳小玉心中暗骂一声：“看你像条猪，原来却狡猾似狐狸，铁老鼠只不过是鼠摸小偷，你什为么应该要送贺礼给他？”

只听见铁老鼠也干笑一下，道：“朱员外愿意把这东西送给区区，区区十分高兴……”

“你误会了，舍下有不少奇珍异宝，也有不少金银珠宝，老兄只要把这锦匣放下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商量！”朱员外面上的神情，看来十分诚恳。

但铁老鼠丝毫不为所动，道：“不必了，除了这匣子里的东西，府上纵有金山银海，区区也没有半点兴趣。”

朱员外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你这岂不是故意刁难吗？”

铁老鼠道：“人各有志，我可不是故意跟你为难。”

那马脸汉子“呸”的一声，大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铁老鼠，别以为蒙住脸我就认不出你，快把锦匣放下，我给你千两银子算是生日贺礼！”

岳小玉听见“五千两”这三个字，不禁心头一阵狂跳，道：“我的乖乖，五千就是半万，原来那玉山羊如此值钱！”

此际若换上他，自然是立刻答允下来，但铁老鼠却截然摇头，道：“不必多费唇舌，快放我出去，否则一摔下去，你们才是真正的绝望了。”

马脸汉子冷笑道：“此刻若放你出去，咱们也同样再也见不着这东西了。”

铁老鼠道：“那倒要看看你们的本领和造化，我可以从你们手里抢走它，你们也可以依样葫芦，照抢不虞！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偷、抢、盗、窝，可不是我的本行！”

铁老鼠冷喝一声，道：“别再想拖延时间了，须知区区若把这东西摔掉，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，那时候，恁你们这几块料子，恐怕还留我不下！”

马脸汉子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但我若让你就此扬长而去，将来如何能在江湖上立足？”

铁老鼠道：“这等事情，一律贵客自理！”

马脸汉子道：“铁老兄，须知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次算是祁某落在下风，这样吧！一个整数儿，我付足一万两，另加六合刀谱一本，你该心满意足了吧？”

岳小玉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什么六合刀谱，他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，但一万两银子这个数目，却简直可以把整座龙神庙压垮下来。

金德宝自然也是听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“我若是有一万两银子，首先就要把锦簇阁买了下来，天天大鱼大肉的吃个够本！”

谁知铁老鼠的想法却和他们不一样，只听见他说道：“不要说一万两，就是十万、一百万两也是免开尊口！”

马脸汉子立时面色铁青，怒道：“你真的敬酒不吃吃罚

酒？”

铁老鼠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祁紫天，你这套软硬兼施的功夫虽然厉害，无奈区区主意已决，你就算再绞尽脑汁，也是难以如愿的了。”

岳小玉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常听人说，江湖上有一个独行大盗祁紫天，外号叫‘厉剑追魂’，莫非就是这个面长如马的家伙？”

只见祁紫天面罩寒霜，慢慢提起长剑，剑尖遥遥地对准了铁老鼠的胸口。

铁老鼠默不作声，那长型锦匣仍然单手高举着，只要他用力一摔，锦匣内的玉山羊必然会被摔个粉碎。

祁紫天的面色越来越是冷厉，看样子似乎真的不惜一拼。

但他还没有发招，在那大殿飞檐之上，突然斜斜地飞出了一条人影。

这人一身衣衫洁白如雪，飞掠下来的姿势更是美妙异常，祁紫天一见之下，脸色不禁大变，再也不等待下去，手中长剑倏地“嗤”的一声，就向铁老鼠胸前刺去。

他外号称为“厉剑追魂”，这时候一剑刺出，使的便是杀手招数，一时间只见剑影森森，走势矫矢无伦，铁老鼠非要急速闪躲不可。

铁老鼠在兵刃上的造诣，也许不如祁紫天，但他擅长轻功，身法自是灵捷无比，一见长剑急刺过来，身形已立刻向上飞跃几逾一丈。

他这一跃之势已然极快，但祁紫天也不甘落后，也足尖轻点，人如鹰般向半空疾标而起。

在此同时，铁老鼠左手一扬，已把那锦匣子抛上了空中。

他这一跃，人已离地盈丈，那匣子再给他一抛，登时飞上了半天。

祁紫天一见匣子飞得更高，脸色变得比白纸还更苍白，因为那白衣人大可以从容地在高处把匣子抄接下来。

祁紫天一急之下，左手倏挥，一蓬毒针斜斜地向上方飞射出去。

但那白衣人身手卓绝，虽然人在半空之中，但反应却是快得出奇，那蓬毒针还没接近他的身子，早已白袖一扬，瞬息之间把所有毒针全部击落开去。

而那锦匣子，也已给白衣人轻易地接下。

白衣人从大殿飞檐上疾冲而来，而落下之处，却正在那座假石山之上，岳小玉抬头一望，心中不由暗暗叫苦，道：“我的老祖宗，你这岂不是把朱员外所有的家丁都引到这里来了吗？”

心念未已，已有几个家仆挥刀舞斧的直奔过来，其中两个还想爬上假石山来对付那白衣人。

那白衣人似是轻叹一声，倏地又向围墙那边飞掠出去。

那些家仆见白衣人来去如飞，不禁瞧得连眼都直了，虽然有几个胆子大的家仆仍然追了出去，但大多数都已经停住了脚步，彼此你瞧我我瞧你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祁紫天见锦匣子落在那白衣人的手里，不禁又急又怒，想追上前，却又给铁老鼠紧缠不放，只好把心一横，跟铁老鼠拼个高低，然后再徐图后计。

铁老鼠在兵刃上的功夫，虽然比不上祁紫天，但却也最

少可以支持一百几十个回合，而等到那时候，白衣人必然已逃得不知所踪了。

祁紫天越想越是愤恨，心中暗想：“今天不把你这个铁老鼠杀个稀烂，誓不为人！”

但铁老鼠也不是个呆芋，他知道再拼下去必败无疑，自然早就无心恋战，于是当两人动手苦斗到五六十回合后，他已藉势急遁，祁紫天虽然苦苦追赶，但无奈轻功逊于铁老鼠，最后还是给铁老鼠在黑夜里逃去无踪。

朱员外站在殿前，脸庞上肥胖的肌肉不断地在颤抖着，也不知道是愤怒，还是感到害怕而引起。

岳小玉看在眼里，心中不禁大奇，道：“区区一只玉山羊，丢了就算了，何必这么紧张？”但他聪明过人，知道其中必然大有秘密，只是自己身为局外人，才不明所以而已。”

金德宝蹲在假石山后，早已吓出一身冷汗，岳小玉摸了摸他的胖手，只觉得一片冰冷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忍不住悄声道：“胖宝宝，你怎么啦？”

金德宝吸了口凉气，过了很久，才呐呐地说道：“没事，没……事，胖宝宝没事……”

岳小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子以为你已给活活吓死了！”

金德宝摇摇头，道：“胖宝宝人粗胆壮，一天吓十八次也不会吓死。”他说得口硬，但声音却还是颤抖个不停。

岳小玉心中暗暗失笑，忖道：“平时以为这小胖宝真的胆大包天，但到了惊险的关节上时，却是如此的不济事。”

不久，四周的火光渐渐疏散了，朱员外也回到殿里，却不时发出了长吁短叹之声。

金德宝惊魂甫定，才问岳小玉道：“玉山羊已没下落了，

咱们怎么办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金德宝道：“你是智多星，胖宝宝一切唯命是从。”

岳小玉接着说道：“照老子看来，锦族阁那种地方，咱们哥儿俩是去不成的了，所以只好回家啃啃冷饭，然后一觉睡到天亮。”

金德宝忙道：“这是上上之策，就照这么办！”

岳小玉与金德宝两个活宝从朱家巨宅爬了出来，两个小鬼头都为之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尤其是金德宝，他认为这一次的经历实在是太惊险了，简直有死里逃生的感觉。

但是岳小玉却并不这样想，在他看来，惊险是略有的，但自始至终，他们的性命都没有遭受过任何威胁，所以“险死还生”这一类的说法，实际上是万万谈不上的。

两人离开了朱家之后，岳小玉忽然提议道：“咱们偷玉山羊不成，何不偷鸡去也？”

金德宝问道：“你今晚非要做贼不可吗？”

岳小玉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只不过老子看见了一件很残忍的事，所以才想去偷几只又嫩又滑的母鸡。”

金德宝一怔，道：“你看见了什么残忍的事？”

岳小玉向他肚子一指，笑道：“胖宝宝的肚皮饿扁了！”

金德宝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你的眼光倒算锐利，胖宝宝交着这种朋友，真是无所遁形了！”

岳小玉说道：“偷玉山羊的希望已经成为泡影了，尝一尝烧鸡腿的滋味也是不俗。”

两人又重新计议了一番，终于决定立即潜出平阳城，到

赵王爷的鸡棚里去偷盗母鸡。

赵王爷虽然姓赵，但决不是什么“王爷”，他真正的名字，其实是赵旺影。

但是“旺影”与“王爷”二字读来颇为接近，久而久之，赵旺影就变成赵王爷了。

赵王爷是一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中年人，他有数百亩良田，家里又有十几座鸡棚，在平阳城附近一带，已可以算是相当富裕。

但金德宝和岳小玉都不喜欢这个人，认为此人虽无犯过，面目可憎。

所以，到赵王爷的鸡棚偷盗几只母鸡来填饱肚子，在他们看来绝不能算是一件罪恶的事情。

想起了芳香四溢的烧鸡，金德宝简直要发出呻吟来了。

平时，他走动的姿势总是又慢又迟钝，但是这时候，他居然可以健步如飞，一直紧紧跟着他心目中的“智多星”岳小玉。

但两人还没有到达赵王爷的地方，就已看见了赵王爷。

岳小玉吃了一惊，急忙把金德宝拉下来，两人俯伏在一堆乱石之后，静观前面情况。

白衣人的手里仍然捧着那个长形的锦匣子，而赵王爷却提着一盏青惨惨的灯笼，双目如刀般地直视着他。

岳小玉一看见这种目光，一颗心就不期然地“卜通卜通”地急剧地跳动了起来。

他看得出，这种目光是充满着杀机的，而赵王爷的左掌里，也早已握住了一柄刀。